

山东人民出版社

沙舟
玄永栋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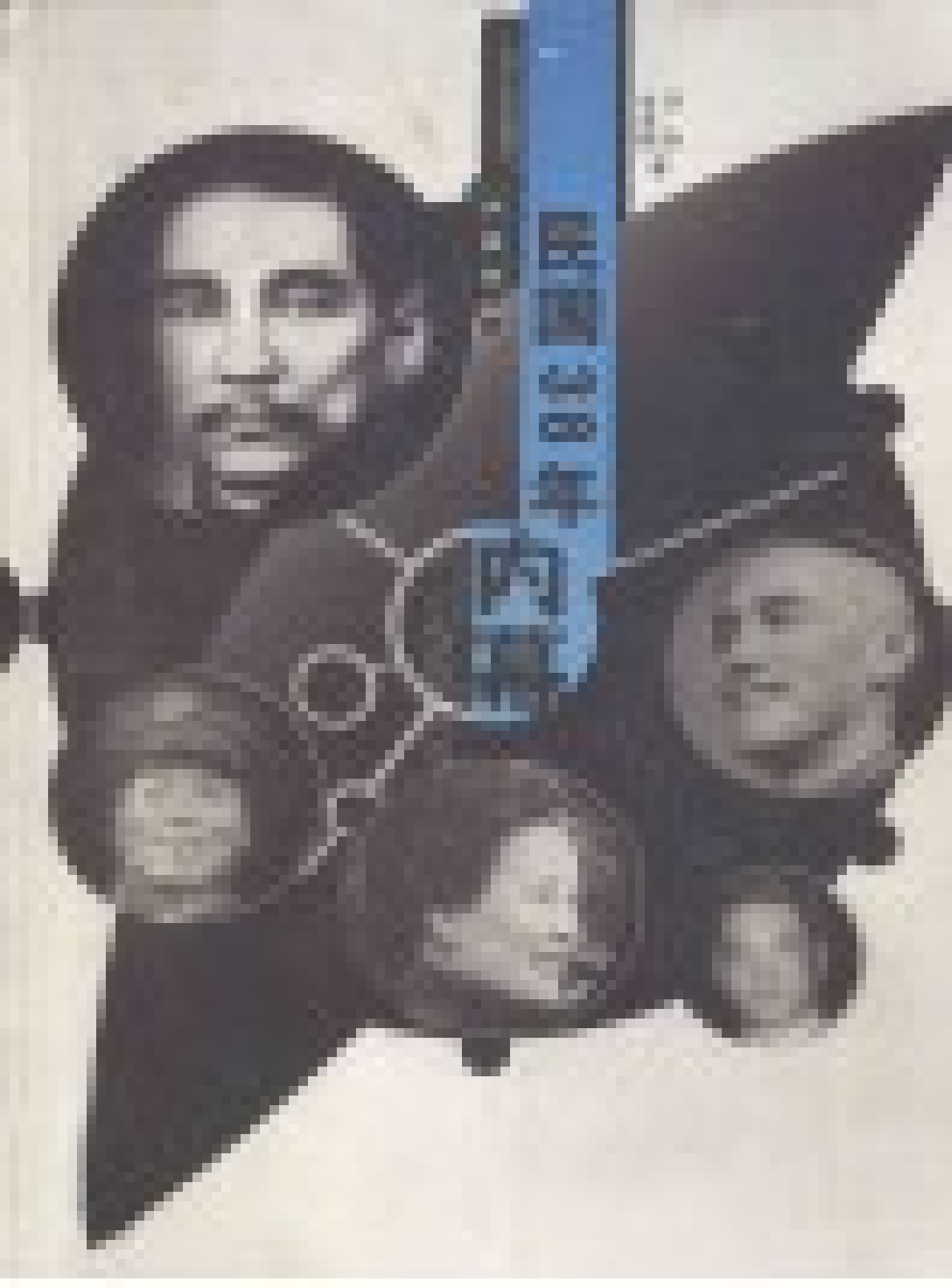
内幕系列

民国38年

内幕

minguo
38 nian
neim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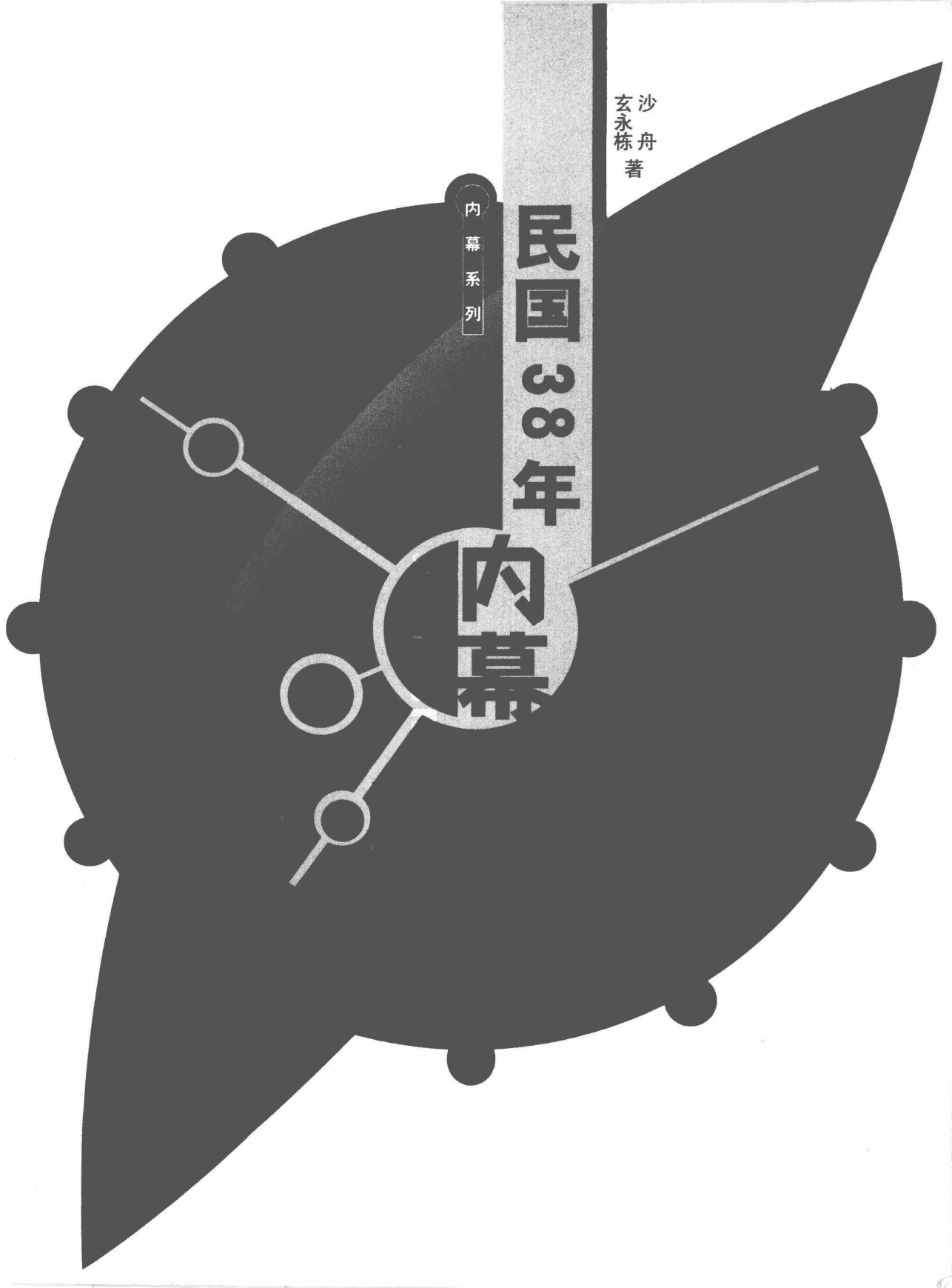


沙舟
玄永栋 著

民国38年

内幕系列

内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 38 年内幕 / 沙舟, 玄永栋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1 (2005. 1 重印)

(内幕系列)

ISBN 7-209-02884-6

I. 民... II. ①沙...②玄...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民国 IV. K25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134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1.25 印张 2 插页 500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2 版

200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4001—6000 定价: 35.80 元

目 录

一、武昌起义：革命军逼出黎元洪，大清朝请出袁世凯	1
二、南北议和密中有密，袁争孙让戏中有戏	16
三、大清朝完了！袁世凯怎样导演逼宫戏？	30
四、中华民国第一届大选闹剧和第一届国会解散真相	45
五、八十三天皇帝梦，大梦醒来是早晨	60
六、府院之争，黎元洪非要戳“虎”屁股	76
七、宣统复辟，一场滑稽剧的台前幕后	90
八、战和两分——北洋“虎”“狗”斗三部曲	104
九、水晶狐狸徐世昌，三年总统一场梦	117

十、恢复法统,吴佩孚设计圈套;怕 跳火坑,黎元洪再跳火坑	133
十一、陈炯明为什么叛变革命?贪 心吞了吴佩孚的钓饵	148
十二、冯玉祥“北京政变”	159
十三、“有尾无头”的“中山舰事变” 之谜	176
十四、北伐初始与迁都之争	193
十五、上海“清党”——血腥的 “四一二——蒋介石怎 样举起屠刀?	209
十六、武汉“分共”——羞答答的 “七一五”——汪精卫 左转、右转、背叛三步摇	228
十七、李宗仁逼宫,蒋介石下野	248
十八、“特委会”风波:李宗仁谋握 权柄烫了手,汪精卫跳来 跳去伤了脚	258
十九、皇姑屯炸死张作霖—— 一个至今仍然扑朔迷离的 大血案	286
二十、编遣会议:和平“削藩”的破 产和新军阀混战之缘起	300

二十一、蒋、桂、冯、阎军阀混战，纵横捭阖斗智角力	312
二十二、“汤山事件”——收不了场的鸿门宴	333
二十三、宁、粤南北两对立，蒋、汪、胡三角大搏杀	348
二十四、西安事变“有头无尾”，捉蒋容易放蒋难	371
二十五、汪精卫降日叛国始末记	409
二十六、重庆谈判：一场眼花缭乱的智战	426
二十七、马歇尔调停——美国设计中国成泡影	440
二十八、行宪国大竞选总统——大失败之前的小闹剧	456
二十九、民国政坛的最后一幕：蒋去李来，蒋介石怎样玩弄李宗仁？	471
主要参考书目	490

一、武昌起义： 革命军逼出黎元洪，大清朝 请出袁世凯

1911年10月10日，农历辛亥年8月19日，北京紫禁城沉浸在静谧的夜幕里，不要说6岁的小皇帝溥仪，就是亲政的隆裕太后也已沉沉入睡，她做梦也想不到，远在南方的武昌城打响了推翻大清朝的第一枪。

武昌，白天下了一天雨，夜晚仍是阴云遮月，漆黑一团。驻扎在武昌城内的湖北新军工程兵第8营，士兵们已回宿舍就寝，后队二排排长陶启胜带了两名护兵到营房二楼的二排宿舍查铺。他徐徐地察看了一遍，然后走到金兆龙床前，微笑着对他说：“出来一下，有话要和你谈谈。”金兆龙刚一出门，陶启胜勃然变色，大声吆喝道：“好小子！你的胆量可真不小，竟敢造反？把这小子给我绑起来！”但无人应承。于是，陶启胜便亲自动手与金兆龙扭在一起。金兆龙在终于被制服的时候喊叫起来：“大家都在干什么？现在还不动手，等待何时？”

这时，二排士兵程定国抓起步枪，用枪托向陶启胜头部打去，立时血花四溅。陶启胜“哎哟”一声，松开金兆龙向外逃跑。程定国又调转枪口瞄准陶启胜开了一枪。在隔壁听到喧闹声跑过来的班长熊秉坤与陶启胜撞个正着，也向陶启胜扣动了扳机。随着两声枪响，“起义了！起义了！”士兵们纷纷呼喊起来。

原来，陶启胜的弟弟陶启元也在第8营当兵，但其立场却是革命派。为避免与同胞骨肉相残，他向哥哥陶启胜透露了消息，说革命起义就要爆发，劝他早点逃避。陶启元没有戒意哥哥会反对革命，便说出了金兆龙的姓名。于是，当晚陶启胜便来逮捕金兆龙。

两声枪响划破了武昌沉静的夜空。这是宣布一个旧社会灭亡，一个新社会诞生的枪声。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序幕就这样拉开了。

孙中山从 1905 年组建同盟会起，先后组织发动了 9 次起义。起义虽然数起数败，但革命势力却像春风烈火那样滋长和蔓延。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把武装斗争的中心从南方边陲转到中国腹地的长江流域，建立起中部同盟会总部。到武昌起义前夕，武汉已有 20 多个革命团体，他们注重在湖北新军中发展力量，有 1/3 的士兵成为革命党人，约有 5700 余人。

1911 年 8 月，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清朝政府从湖北新军中抽调兵力开往四川镇压。湖北新军为一镇(军)一混成协(旅)约 15000 余人，由于抽调兵力入川，省城常驻之兵不过万人，这就给发动武昌起义以可乘之机。

武汉的革命力量主要是“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9 月 24 日，“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主要干部 60 多人聚集在武昌胭脂巷 11 号“共进会”机关驻地，协商起义计划。会议决定，推荐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中秋日(10 月 6 日)起义。行动计划是，以驻在武昌郊外的第 21 混成协(旅)所属工程兵第 11 营及辎重第 11 营举火为号，各处一齐奋起，拿下城内蛇山和凤凰山的大炮阵地及楚望台的军械库。同时，驻扎在对岸汉口、汉阳的第 42 标(团)也立即行动，攻击汉阳兵工厂等处，一举控制武汉三镇。

会议从上午 10 时开到下午 1 时。这个计划仅仅在 1 小时之后就险些败露。起因是驻扎武昌城外南湖的炮兵第 8 标(团)第 3 营的士兵为休假的同乡饯行，猜拳行令，喧闹过分，受到排长的严厉斥责。结果激起了公愤，士兵就把大炮拖出去，发射了三发空炮弹。而湖广(湖北、湖南两省)总督瑞澂也没有觉察到这个事件的背后还隐藏着武装暴动的计划，只当做酗酒滋事作了处分。但这一事件之后，革命起义的流言却不胫而走，连在汉口的报纸上都登出了“中秋起义”的消息。觉察到起义行动的瑞澂总督便向北京发出求援电报，同时，武汉三镇加强了警备措施，中秋节前一天(10 月 5 日)更禁止官兵外出，实施特别戒严。

革命军的准备工作也发生了迟误。被举为临时总司令的蒋翊武随其部队开往湖南岳阳，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居正也没有如期从上海回来。鉴于上述两方面原因，临时总司令部不得不决定延期起义于 10 月 11 日举行，并俟 10 月 9 日举行会议再作决定。

未料，就在 9 日举行会议的当天，突然发生了意外事故。上午 10 时左右，革命军参谋长孙武在汉口租界宝善里试制炸弹，计划将炸弹由督署隔壁的“武汉帽店”扔进瑞澂的寝室，先杀瑞澂祭旗，却不慎失火引发巨响，孙武

重伤。俄国租界警察闻声赶来，30多名会员被一网打尽，而且革命文告、会员名册、弹药、印信、旗帜，悉被搜出。

这天早晨，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回到武昌，与革命同志会商起义事宜。会后，蒋翊武等人正进午餐，忽然听到汉口发生爆炸的消息，全体惊愕失色。经商议，一致的意见是：“名册既已被没收，与其坐以待毙，则莫如断然发难，再也没有计较成败的余地。”蒋翊武毅然下达了起义的命令，以南湖炮队夜晚12时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

然而，由于汉口爆炸事件泄露了起义计划，武汉三镇城门关闭，断绝了城内外一切交通，军中也取消一切外出、休假活动，以致于蒋翊武的命令差不多根本没有传出去。负责传达命令的邓玉麟因城内戒备森严，俟其设法抵达南湖炮队时，12点已过。负责分送子弹的杨宏胜也在送子弹时被逮捕。而总司令部却不知道这个情况，只顾等待午夜来到，同时发难。

至午夜12时，武昌并未发出一声炮响，总司令部反而突然被军警包围，楼下传来剧烈的敲门声。刘复基立即拿起炸弹，刚踏着楼梯要下去看看情况，破门而入的军警已经蜂拥进来。刘复基把炸弹扔出去，但仓皇中被楼梯扶手反弹回来爆炸，他自己当场负伤倒地。蒋翊武等人逃向临居屋顶，但因人多过重，屋檐塌落，被包围的军警一网打尽。起义行动就在眼前，而总司令部却被消灭。

10月10日清晨，参加起义的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3人在督署门前被斩首示众。只有蒋翊武在被押往巡警总局的途中乘隙溜走，逃往岳阳。武汉街面上，十步一岗，军警狼奔豕突，到处追捕革命派人士。武昌知府陈树藩会同督练公所总办铁忠仍继续会审革命党人，分别取供，直到午后3时才结束。湖广总督瑞澂于是全部获悉革命党人的计划，按所获名册，分派军警搜捕革命党人。

武昌城内，工程兵第8营一排班长熊秉坤接到临时总司令部的命令，已经是10日早晨。熊秉坤是工程兵第8营起义总代表。他悄悄地通知起义会员，在午饭后举行会议。武汉的白色恐怖，特别是刘复基等3人被斩首示众的惨象使不少人面色苍白，甚至震颤不已。然而，名册既已被抄去，侦缉的魔掌就会伸过来，这已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所以熊秉坤振臂一呼发出口号：“死中求活，奋起发难！”他的呼吁立即得到了一致的拥护，发难的时间定在下午3点钟。但又因为联络困难，所以又延迟到七点钟夜晚点名之后。接着就发生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

两声枪响，营房顿时骚动起来，“起义了！起义了！”的呼声一传十，十传百。起义士兵迅速荷枪实弹，开始了行动。

清军代理管带（营长）阮荣发听到喧闹声，急忙率领部下赶到现场，正碰上受伤逃下楼的陶启胜。阮荣发的士兵误以为陶启胜是起义人员，立时开枪把他打死，又向楼上乱射一阵。楼上人员开枪还击，打死了阮荣发等人，杀开一条血路，冲下楼来。熊秉坤吹起哨子，集合了约有 40 名会员，按照原定计划，以夺取武器为目的，开始向楚望台军械库攻击前进。

驻扎在武昌城北的第 21 混成协（旅）所属辎重第 11 营也开始行动了，于下午 7 时点燃马草，升起举义的烽火，在李鹏升指挥下向城内进军。由于武胜门紧闭，他们只得沿着城墙向东绕道，然后直奔楚望台。在城内，第 29 标（团）的蔡济民也举兵响应。这样，几路人马或先或后都杀奔到楚望台，革命军轻易地拿下了军械库，获得步枪数万枝，枪弹、炮弹无数。

刚好这个时候，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来楚望台查哨。他躲在城墙角落里，被起义人员发现。吴兆麟曾经是革命团体“日知会”会员，在部队中也有威信，于是熊秉坤便召各队代表会商，一致推戴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

吴兆麟决定作战计划如下：

- (1) 楚望台附近有 30 标及宪兵营，多为旗人，应先发制人，将其消灭。
- (2) 我军以军械库为根据地，必须死守。
- (3) 到目前尚未发难的其他部队，派同志前往促请举义。
- (4) 步兵掩护南湖炮兵第八标入城，在炮火掩护下，进攻督署。

半个小时后，起义军占领楚望台南临的宪兵营。以前犹豫观望的各部队士兵也纷纷揭竿而起，他们来到军械库，领取枪弹加入革命军。炮兵队也随后到来。起义军迅速扩展为二千多人，声威大振。

革命军占领宪兵营之后，又分兵三路，向湖广总督署展开总攻。督署在武昌城西南角，毗临长江。第一、二两路从武昌市街中央突破，第三路则由南边沿城墙推进。第三路西进到保安门，遭遇第八镇统制（师长）张彪率领的清军的顽强阻击，数次被击退。这是决定胜负的时刻，熊秉坤认识到，如在天亮之前攻不下督署，起义将被扑灭。熊秉坤组织了 40 人的敢死队，并放火进攻。这个时候，部署在蛇山和中和门的炮兵部队发挥了威力。他们以火光为目标发射炮弹，大大提高了命中率。清军的阵脚立即动摇。经过两小时的苦战，熊秉坤所率领的敢死队登上保安门，占领桥头堡，打通了攻击督署的道

路。

这时候,如果湖广总督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彪能沉着应付,局面或可扭转,因为参加起义的部队合计不过2000余人,其余清军尚未响应。可是瑞澂是个胆小鬼,面对落地开花的炮弹已魂飞魄散,连声说:“炮弹没长眼睛!炮弹没长眼睛!”言犹未尽,一枚炮弹就在他面前爆炸。瑞澂再也不顾身为武汉最高首长之尊,甚至连家小也抛在脑后,忙命差役在后墙打穿一个洞。带领巡防卫兵一个排,跌跌撞撞地出文昌门,走江边上楚豫兵船。而作为一方最高武官的张彪也是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听说总督已逃,自己也弃城逃走。

督、帅两人落荒而逃,官兵的意志便全部崩溃了。

革命军敢死队对督署房屋放火进攻,火势猛烈,红透了午夜的长空。革命声势像这劲风烈火一样,四面八方云从响应。至10月11日天明,革命军占领武昌全城,以白布为旗,插遍各地。在黄鹤楼上,升起了一面红、黑、黄三色九角十八星旗——这是中华民国第一面共和国的旗帜。

革命就这样突然地爆发,并意外地获得了成功。革命军各代表集合于蛇山咨议局,讨论要求尽快成立湖北省军政府,但却推举不出担任都督的人来。由于起义总部在起义前被捣毁,孙武负伤,刘公、蒋翊武逃走,他们都没有参加起义,许多血战通宵的革命军人也不服气他们。吴兆麟、熊秉坤虽为首难和有功之人,但人微言轻,难以服众。“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大组织又互相争功,互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提议推举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担任湖北都督。

咨议局是清朝政府迫于革命形势实行预备立宪在各省设立的机构。咨议局长汤化龙又是湖北名流,因此,就在起义成功这天早晨,各标营的起义军代表都集中到湖北省咨议局的议事大厅里开会,并一致推举汤化龙做都督。但汤化龙顾虑革命初起,胜负未卜,不愿出头,转而推荐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黎元洪之为人,寡言不多事,秉性忠厚,在武汉军界颇有声望,且又是湖北人。汤化龙的提议很快获得了多数人的拥护。

黎元洪初闻工程兵第8营兵变,不甚措意,继又接电话报告,他自领的第21混成协直属工、辎各队及炮队之一部亦变,他这才知情况严重,遂集合第41标留营全体官佐于会议厅。黎不发一言,亦无命令,采取集会的措施是为防范自己的部队哗变。工程兵营发难后,即派周荣棠来黎协送信,相约起义,在越墙而入时被卫兵逮住,黎元洪竟残忍地手刃周于会议厅,众人慑伏,暂时收敛。迨后遭到蛇山与楚望台双方炮击,士兵亦有哄动之象,黎元

洪心中害怕，便令官佐各自回营，他自己则潜往该协参谋刘文吉家避匿。黎忆及平时积蓄。乃派伙夫回家搬运。伙夫肩挑皮箱三只，在路途被正为寻查黎元洪下落的汤启发、马荣、程定国碰上。问明原委，3人即随伙夫到刘文吉家，这才找到了黎元洪。

黎元洪以为革命军是来找他算账的，吓得面色如土，汨都流出来了，对汤启发等人说：“我平日待你们不薄，今日为何要与我为难？”

“我们是特地前来请你出来，主持大计的，并无丝毫恶意，请你快跟我们到咨议局去。”马荣对他说。

黎元洪这才明白了革命军的来意，死亡的恐惧解除了，但又增加了新的忧愁，害怕做清朝的乱臣贼子。

黎元洪继续流着眼泪，拒绝说：“你们谋反叛逆，是你们的事情，我已无力干预，但我一生忠谨，决不作此等犯上作乱之事，你们不要害我！”

革命军代表左说右劝，无奈黎元洪总是敬酒不吃，便拔出手枪来厉声喝道：“起义已经成功，革命共和是当今潮流，谁敢违抗？今日我们诚心前来请你，从则生，不从则死，你自己选择吧！”

黎元洪见革命军代表发了怒，冰凉的枪口指着自己的脊背，哪里还敢再拒绝，便由军人给他穿上马褂，扶出刘室，又备了一匹马，前呼后拥地向咨议局奔去。

黎元洪来到咨议局门口，革命军列队吹号欢迎。入座后，各方起义代表立即开会，决定成立革命军政府，共推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这时，黎元洪仍然坚辞不就，张振武便悄悄对吴兆麟说：“这次革命，虽将武昌占领，而清朝大臣潜逃一空，未杀一个以壮声威，未免太过宽容。如今黎元洪既然不肯赞成革命，又不受同志抬举，不如将黎元洪斩首示众，以扬革命军声威，使一班出于异族的清臣为之胆落，岂不是好。”但张振武的意见终被左右所劝阻，后经汤化龙、蔡济民极力恳劝，黎元洪方不言辞退之事。李翊东便拿出早已写好的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的名义准备好的一份“安民布告”，请黎签字，黎又畏缩着不肯签字，说：“毋害我，毋害我！”一位代表被激怒，又拿出手枪对着他。李翊东赶忙拦住，自己拿起笔来代黎元洪签了一个“黎”字。

黎元洪如此举棋不定的态度，革命军不敢付托全权，于是以蔡济民、必醒汉等15人组织了一个“谋略处”，来辅佐黎元洪，实际成为临时革命总指挥部。

黎元洪本欲效忠清廷，甚至一度想自杀殉节。经夫人相劝，才转持首鼠两端的态度。大清银行监督黎大钧与黎元洪有联宗之谊，经黎大钧斡旋，黎元洪与清朝大臣柯逢时订立了一个互救盟约：如革命成功，黎元洪保护柯之身家；革命失败，由柯逢时保护黎之身家。自此，黎元洪才放心参加革命。

黎元洪就这样被逼上“梁山”，参加了革命。

当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时，很少有人估计到它的划时代意义。那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起义第三天，即10月12日，孙中山才从报纸上获悉革命军光复武昌的消息。他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曾说推翻满清是一场持久战，可能需要20年。现在武昌起义了，在国内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又从美国到了英国、法国，只是在国内一再电促下，他才于12月21日抵达上海。至于清朝政府，当政者无非鼠目之輩，仍然妄自尊大地认为这是又一次暴乱，像孙中山的革命党以前干过的那样，不难扑灭。相比而言，被清朝皇帝罢官回家的袁世凯成了洞悉这一事件意义的少数人之一。那是一个对国事、时事了若指掌的老政客，也许，他太了解这个清朝了，看透了它的要腐败灭亡的一面。

到这时，袁世凯隐居河南省彰德府洹上村已近三年。三年前，1908年11月15日，慈禧太后去世，前一天，光绪皇帝也死了。隆裕太后抱着3岁的溥仪登基做了皇帝，由溥仪的父亲也就是光绪的亲弟弟载沣摄政。

慈禧一归天，袁世凯立即陷入绝境。1898年戊戌变法时，深受光绪帝倚重的袁世凯不但没有救驾，反而一头扎进了慈禧太后的怀里。变法失败了，光绪帝被囚瀛台。光绪皇帝恨袁世凯入骨，死前遗言其弟载沣为他复仇。光绪之死也是一大谜案，其中一种说法就是袁世凯所害。载沣当国后，就筹划要替皇兄报仇。他召见满汉军机大臣宣示先帝遗诏，即光绪生前“杀袁世凯”四字朱谕（史无考证），提出要诛杀袁世凯。但清朝政府毕竟害怕杀了袁世凯，引发北洋军的叛乱，就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任职”为由叫他“回籍养病”。袁世凯这才死里逃生，归隐家乡。不过，他没有回老家项城县袁家寨，而是在京汉线边的彰德府（今安阳市）的洹河（今安阳河）边上圈了一处大庄园住下了。

袁世凯担心载沣终究不会放过他，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逆境中，在洹上村过着一种貌似闲云野鹤式的生活，伪装成终生隐遁的样子。而在虚假的隐逸生活背后，袁世凯十分频繁地进行着活动。他同亲戚故旧书来信往，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这些北洋军老部下不断给他送来情报。他家设立

了电报处，订阅各种报纸。因此，他虽然足不出户，但清廷细末，京师动向，天下风云都纳入了他的视野。

武昌起义的次日，袁世凯就收到了电报。两天后，又一份电报传来，摄政王载沣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统率陆军，配合海军和长江水师南下镇压起义。

袁世凯笑了。等着瞧吧，好戏开场了！

10月12日，洹上村来了一位秘密客人，这个客人就是奉派南下镇压起义的冯国璋。他专门赶来向袁请示方略。袁给了冯国璋六个字的锦囊妙计：“慢慢走，等等看。”冯国璋心领神会，他带领北洋军走走停停，五六天后才到达湖北孝感。荫昌一看苗头不对，也就留在北京没有动。他知道，能打仗的就是北洋军，八旗满族子弟兵已经腐朽不堪，而北洋军又不听他的，只有袁世凯才指挥得动。

在这种局面下，请袁世凯出山的呼声高了起来。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都与袁世凯关系至深。奕劻贪财，早就被袁用金钱收买；徐世昌是袁世凯几十年的老友，没有袁的提携，徐世昌就难以有今日；那桐的孙女与袁世凯的十三子订了亲，成了袁的儿女亲家。现在武昌起事，他们感到是个绝好的机会，便一起向载沣施加压力。那桐甚至愿以身家性命担保举袁世凯出山。载沣极为反感，便对那桐严加申斥，那桐便提出告老辞职相威胁，奕劻也借故不上朝议事。载沣无奈，只得把他们请来重新计议。载沣素性懦弱，毫无主见，他当政三年，已完全被奕劻、那桐、徐世昌三人架空了。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他最后万般无奈地答应重新起用袁世凯。说这话时，眼泪从他脸上扑簌簌流下来。

一些王公大臣，埋怨载沣原先不该放虎归山，如今又不该引狼入室。载沣话已出口，也很后悔，而不请袁世凯，又怕局面不可收拾。他便与王公们计议：如袁世凯镇压革命失败，则借口诛之；如成功，则另找借口解除其兵权而后再设法诛杀之。

清廷内阁议定让袁世凯顶替被撤职的瑞澂任湖广总督，选派既与袁世凯有私交又不太引人注目的杨度到洹上村请袁出山上任。杨度是著名的君主立宪派人物，时在宪政馆任提调之职。他受奕劻委托，也乐于此行。但他并非想当清朝的说客，而是要与袁世凯讨论天下大势，以便为自己的仕途问路。

杨度一到洹上村，袁世凯就猜出了杨度的来意，心中就已打好了底：当杨度一说出对袁世凯的任命是“顶瑞澂的缺，放湖广总督”的意见之后，袁世

凯当即回绝说：

“哲子(杨度的字),麻烦你回去告诉庆亲王(奕劻),我足疾未愈,不能奉命。”

杨度本已知道,袁世凯并不拒绝出山,而是在待价而沽。出任湖广总督,职位仍在荫昌之下,他袁世凯不干。清朝政府罢了袁世凯的官,把朝政搞得昏天黑地,引发了暴乱,才又来请袁世凯到前线卖命,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呢?袁世凯的左腿在朝鲜时确实负过伤,但平时走路与常人无异,只在快步前进时才可看出不大灵活。载沣以“患有足疾”罢了袁世凯的官,袁世凯今日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足疾未愈”来回敬他。

不久,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圣旨到了洹上村。袁世凯在回答载沣的奏折上说：

“闻命以下,惭赧实深。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息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现既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治,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①

仅凭这篇文章来看,真是一副精忠报国模样。其实他所托病状,尽皆虚假,其言语棉里藏针,直刺载沣。载沣岂不知情?但又无奈。他只好又发电促袁世凯“着即迅速调治,力疾就道”。可是袁世凯哪里肯听,就是坐在洹上村不动。

此时,武昌起义,全国云从,已呈星火燎原之势。而清军在前线却毫无进展。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不知道袁世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载沣也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于是就计议派袁世凯的亲密老友徐世昌去请袁世凯。

10月20日,徐世昌来到洹上村。这两位老谋深算的政治人物究竟谈了些什么,虽有野史的所谓记载,并不能引以为据,但他们最终达成的“协议”却是明确的。徐世昌带着这个“协议”折返北京,装出一副又丧气又生气的样子对满朝亲贵说:“袁世凯真是不知好歹,他竟提出‘条件’,我看还是叫荫(昌)督帅快赴前线去吧,没有袁世凯不见得就不能打仗。”奕劻问袁世凯提出了什么“条件”,徐故作支支吾吾,说出了袁世凯的六个条件:

(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革命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第307页。

党；(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全权；(六)保证粮秣的充分供给。

袁世凯与徐世昌就是这样演了一场双簧戏。袁世凯的“条件”是真的，他肆无忌惮地开足了价码；徐世昌的生气是假的，他明知清廷不会马上接受袁的“条件”。心里向着袁世凯而表面上还要站在清廷一边。

从袁世凯所提的“条件”已看出他对于国事的方略：

第(一)条，为争取立宪派的支持。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投靠后党而与立宪派结怨，但他在此之后清朝政府搞的“预备立宪”中却摇身一变成为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武昌起义后，立宪派顺势而起，成为影响局势的重要力量。

第(三)(四)两条，看似是为清廷提出怀柔政策，实际是取悦于革命党，为以后的和谈打开绿灯。

第(二)(五)(六)三条，要权要钱，这是核心。这时，清朝虽然有了内阁，但实权在于皇帝，皇帝年幼，由摄政王载沣柄政。奕劻内阁只是个听命内阁。袁世凯要求组织责任内阁，掌握实权，且言外之意是要由他来当总理大臣。袁世凯不仅要掌握政权，还要掌握军事全权，真是张开了血盆大口。

对袁世凯的“条件”，清廷大员都不赞成。照袁的“条件”，不但奕劻的内阁总理大臣做不成，就连摄政王也成了摆设。但袁世凯断定，清廷终会答应他的“条件”。因为南方革命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 10 月 27 日这天，在中国北方京城腹地，又同时发生了滦州兵谏和山西独立两大事件，使惊慌失措的清廷再也沉不住气了。

10 月 30 日，清廷下《罪己诏》，同意维新，实行宪政，允许革命党人组织政党，释放自戊戌变法以来的所有政治犯。而对于袁世凯，清廷则视之为可以挽清朝江山于既倒的希望，不仅完全答应了他的“条件”，让他组阁，而且只要袁世凯肯出山，载沣的摄政王也可以不做。直到这个时候，袁世凯实实在在地拿足了架子，蓄满了气势，过足了“戏瘾”，走出了三年足不出户的洹上村。作为钦差大臣南下督师了。

有一种几乎已成定案的说法：袁世凯一到前线，就命令冯国璋进攻汉口，以给革命党一个下马威。其实，在 10 月 27 日清廷下《罪己诏》，并答应袁的“条件”那一天，冯国璋的军队已在武汉打响。次日，黄兴才由上海赶到汉口，那时两军正在激战，汉口已危在旦夕，袁世凯也是在黄兴到达汉口之后，才到达汉口前线的。

11 月 2 日。汉口落入北洋军之手，这是北洋军给他的老师的一个见面礼。